

1 华大八“金刚”

1965 年的春天 是个不寻常的春天。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又进行‘清官与贪官’的大辩论 接着又是战备命令的下达。华侨大学中文系和其他文科学生 刚参加完‘四清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不久，又要离开主校，到福建省中部山区建宁县建立分校。一切迹象显示：一场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就在同学们整顿行装 待命出发的时刻 班主任（华大设班主任制）紧张地到来，叫我留下来不用去分校，同他到办公室去。

我是班头头，怎能在这关键时刻离队呢？况且，我们班级一向是热气腾腾，一团和气的，我又怎能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集体呢？

同学们也感到有点不解，追问班主任，为什么不让班主席同大伙到分校去。

到了办公室，才知道上级指令我要离校到部队去参加援越抗美工作，职务是当越语翻译，问我有何意见。

说句老实话，我不是怕战争，只是不愿意离开这个温暖的班级。但积几年来之经验，深知上级决定了的事，是不容有个人选择

的，否则就是不服从命令。只好横下一条心，去就去吧，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我从回国那天起，就不考虑什么个人要求了。

只是听到“翻译”这两个字，我就有点犹豫不决。要我当战士拿枪可以，叫我当翻译官恐怕不太适合了，我不是越南归国的，虽然在柬埔寨会讲越语，但毕竟是有限的。

这时，我突然想起，去年福建省侨联派人到学校面试，要找懂越语的人另有重要任用，被召去考试的各系学生很多，几十个越南归国的侨生对答如流，惟独我这个高棉侨生，越语讲得比他们差。这次竟然被选中，真有点令人费解。

学校领导可能看出我的心情，就说：“这项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上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考察，华大 2000 多学生中能讲越语的可不少 这次只选出 8 个 你就是华大八金刚之一。”言下之意是政治第一 组织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对我投信任票。

领导又说：此去是无确定期限的，任务完成后就回来。到时可以继续升学，就像在校读书那样，级照样升。如果到时不愿意再念书，组织上会很好安排工作，这是中央文件规定，国防部长林彪签字许诺的。

话虽然如此说，但我知道此行可能不是短时间能回来的，因为越美战争是长期战争。到回来时，可能同学们早已劳燕分飞了。再者 就是时间不太长 能不能平安回来升学 仍是个未知数 原因是有战斗，就会有牺牲。

就这样，我怀着光荣而自豪的心情，同时也带着感伤的情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可爱的学校和亲爱的同学们了。

出发的那天早上 我们这些来自各系的“金刚”集合在中文楼前。为了壮行色，除学校的所有领导来欢送外，还组织了一支庞大

的学生欢送队伍在锵锵的锣鼓声中，我的心情格外激动，真有点荆轲过易水的滋味，我嘴里轻轻地哼着：

鼓咚咚兮，上战场！

“金刚”此去兮 缚敌还。

果然 经过 4 年的时间，两度随部队入越作战，虽然在翻译队伍中有些阵亡 但华大的“八大金刚”却完整无缺地光荣归来。只是这时，母校面目已全非地在“文革”浩劫中呻吟。而当母校再度恢复青春时，她的“金刚”孩子们已散布在三湖四海五洲七洋了。

2 福州党校集训

在锣鼓喧天的欢送中 我们“八大金刚”以激动的心情 告别了母校，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向着福州方向进发。此行何去？只知道去参加援越抗美，具体如何安排，随哪支部队出发，则全然不知。学校对我们此行，甚表重视，认为是华大的光荣，因而特地派了第三书记谢白秋送我们前往。到了福州，才知道暂留在福州党校集训。

从福建各地挑选来党校集训的大约有百余人，他们都是从各行各业挑选出来的“精英”。有机关干部，有技术人员，有工人，有农民，有大、中学生。他们都是从越、棉、寮归国而懂得越语的侨生，而以越北侨生居多。

集训的目的 不外有如下几点：一、学习越语；二、训练过军事化生活；三、学习政策纪律，研究入越后的注意事项；四、学习政治

形势，再次检验每位学员的决心。

这次集训，是由福州军区派军干部来负责的，可说是全部军事化。

第三天，全体学员都换上了草绿色的陆军装，上衣是四个袋的表示我们这些学员都是军干 都是“翻译官”。最威风的可能是杨仁杰和张耀宗，他俩都是年仅 16 岁的中学生。穿上军装后，接着就是评级发薪。评级标准，是按各学员原有的职位定。原来已有级数的干部和技术人员，照原来标准发薪。大学生以大学生的标准定级，最吃亏的可能是中学生和农民，定级的标准较低。尽管如此，最高兴的恐怕是农民了。因为他们在农村劳动，只能以工分计酬，而福建是地少人多的穷地方，每天劳动所得，只不过是几角钱 现在每月能净收约 40 元人民币 已是大翻身 怎能不使他们高兴呢！

在集训期间，使学员思想负担最重的，是自己能不能够资格去参战问题。上级公开声明 集训期间 是最后的考核 不够资格的，就要打回原单位。考验的项目有二：一是越语水平；二是政治态度是否坚决。而后者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在言谈中，对援越抗美的问题认识模糊，或态度不够坚决的，就不录取。考核的结果，有两位学员被退回原单位，原因是他们流露出怕死思想。

当时 我有点不甚理解 到战场上当翻译 为什么要求这样严，非要有“敢死队”的忠贞之士不可？事后我才明白，因为我们这些人 是特殊人物 是要和越方打交道的 中越军方会谈的机密 双方作战的联络密码等 我们都知道的 怎能不挑选些‘忠贞之士’呢！若搞得不好 密码给敌人搜到 那就可能会造成像‘山本五十六’那样大事件的。

3 福州理发的享受

我小时候，一听到要理发，就十分恐惧，因为每次理发都给我带来无限的痛苦——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名义上是理发，实质上是剃头。每次理发，都把我的头全刮光，只剩头顶上一小部分，说是用来保护脑袋。而这种发式，是我觉得最羞人的，给我精神上带来痛苦。当时还没有很好的剃头刀，剃头时，只用普通的狗仔唛刀仔磨利了就当剃刀用。因此在剃头时显得特别痛，有时痛到流泪。到少年时，虽然不再剃头，但大人仍然逼我剪平头装，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可留长发，中间分界，梳个大小边不分装。因而，理发从小就给我一个坏印象，非到迫不得已时，绝不同意理发的。

到了长大能作主时，对理发亦不感兴趣，原因是自己的头发生得又软又幼，每次理发后，没有十日八日，头发是无法服贴的，而我不愿意落腊吹波。在理发时，总是希望理发师快刀斩乱麻，草草收兵就是。

可是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发觉福州的理发，不但可以消除我的心理恐惧，而且可以给我带来高度的享受。

福州理发店的设备是很讲究的，一进去，就使人感到窗明椅净，心旷神怡；再加上师傅的态度和蔼可亲，更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而理发师的高超技艺和耐心程度，恐怕是全国之冠，连上海都望尘莫及。福州师傅的技艺，表现在理好发，洗好头后的刮脸上，他们会请你躺在藤椅上，然后用剃刀轻轻地在你的脸上反复刮，使

你觉得又酸又痒，十分舒服，像催眠术那样，很快使你入睡。刮完脸后，师傅又把你的头发拉得卜卜响，在你颈上、膊上不停地按摩，使你提神，顿时有精神奕奕之感。全部理发过程，得花 1 个小时以上，只收费 3 角 5 分钱，的确是小小消费，大大享受。

当时，我们这些学员已评级发薪，使我这个穷学生突然富起来。那时由于物质缺乏，没有太多的东西供应，我又没有上馆子大吃大喝的习惯，唯一花钱的地方，就是去理发，每个星期天都去光顾理发铺。名义上是去理发，实质上是去享受，躺在太师椅上睡大觉。而师傅亦乐意我这样做，因为我每次理发后都给 1 元人民币，不用找尾。

4 开赴桂林

我们在福州党校集训了大约两个月，终于得到了好消息：前方派人来接人了。来的是几位懂越语的华侨教官和几位政工人员，他们对我们这些新学员再进行考核、挑选和鉴别。在出发前，我们才知道开赴前方的第一站是桂林。

当我们这支大军进入福州车站候车室时，周围的群众好像把我们当成“怪物”而围着观看。是军人吗，为什么没挂红星和红领巾章？是刚应征入伍的新兵吗，为什么都穿着四个袋的军官服装（战士军服只有上面两个袋）？明明是中国人，为什么叽叽咕咕地讲着外语？更使他们不解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军方地方首长和家属来相送，而这些“怪物”不知离别之苦为何物，竟然嘻嘻哈哈地笑

个不停。有的走到室外抓了一把泥土亲了又亲；有的说再见，可爱的福州！再见亲爱的祖国！群众的不明白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此去是秘密行事，不准公开。在整个越美战争期间，大陆都不公开承认有派兵援越。

到了桂林，我们被安顿在离桂林市四五公里的原“甲山步兵学校”。甲山是个地方名，可能是周围像石笋那样长出不少奇特美丽的山峰而得名吧！

甲山步兵学校有四连学员，三个连队学习越语，一个连队是学习泰语的。

学员的任务是学习政治、文化和军事知识，没有一定的学习期限，一有命令就随时秘密出发，实质是在那里等候命令出国。

校长是位少校级的长征干部，显得有点瘦弱，可是他很朴素，不忘艰苦奋斗的本质，还是穿着草鞋。他对学员要求很严格，经常检查风纪，有衣冠不整者，他就微笑指正，从不发恶或摆架子，所以得到广大学员的敬重。

学校还聘请了 3 位越南教员来教越文，他们住在小别墅里自成一统，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教国内学员的越语，对于我们这些来自越、棉、寮的侨生来说，越语似乎是生而知之，又何必要请越南人来纠正口音呢！

5 桃花江与美人洞

记得以前在高棉读初中时，一到上语文课，照例有 3 个镜头出

现：有位同学，一见语文教师踏进教室，就高唱：“桃花江与美人洞”；而教师照例怒容满面地向他一瞪眼；全班同学也照例哗声地笑起来。

这位同学之所以要把“桃花江是美人窝”改唱成“桃花江与美人洞”是取笑和抗议这位道貌岸然的教师竟与他的学生争风把学生的女友抢走，演变成师生之恋。而这位女同学的家，就住在美人洞。

“美人洞”这个名词确实是吸引人，我想可能是专门出美人的地方吧！由于好奇心驱使，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专程去美人洞参观。

啊！原来美人洞只有十来户人家，靠河而居，虽有茂林修竹之雅，然满村泥泞与猪屎，更没有什么美人出现。在失望之余，我就把它改为“黄金洞”。

“桃花江是美人窝”可能不会言过其实吧！不然，怎么有人把它编成歌来唱呢？

然而，桃花江到底在哪里呢？后来我走遍了半个中国，都未寻获她的芳踪。直至 1966 年，我从福州转到桂林步校集训时，才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见到她。

一天，连指导员宣布：从明天起，全体学员要到桃花江去练习游泳，要在一个星期里学会它。我一听到“桃花江”三个字，就兴奋不已，想不到多年思念的桃花江，就在附近。我想：漓江既然这样碧波荡漾，清澈见底，正像邓拓诗句那样：“一到漓江不忍离。”我想，桃花江一定比漓江更美丽的，可能还有倩影双双，嬉戏于碧波之中，不然，为何会唱成“桃花江是美人窝”呢？但是，我到桂林已是两个月了，为什么没有人提起桃花江，更没有人知道桃花江在哪

里呢？

第二天下午 我们出发去游泳 走了大约一公里 指导员说 桃花江到了，准备游泳！这时，差点把我吓昏了，原来我日思夜想的桃花江，竟然只是一条混浊的，两岸长满水草的小河溪，四周静静的，哪里有什么美人呢！

我想，世界上的事物，本来是平凡的，只是人们把它渲染得神乎其神罢了 不然 桃花江与美人洞 为何只徒具虚名呢？

在失望之余，哪里提得起劲来学游泳呢？但想到即将要出国作战 是要逢山过山 逢水过水的，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消灭敌人的本领。经过一周的苦练，我终于学会了游泳。

记得我小时第一次学游泳，几乎被淹死。从此，一见水就生畏。后来无论怎样学，亦学不会游泳。想不到桃花江给我增加了勇气，使我学会了游泳的本领。从此，每当我听到“桃花江”这首歌，就对它充满感情。如果日后有机会重到桂林的话，我一定会再到这条桃花江里游个痛快的。

6 偷看大字报

1966年的夏天，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开始。继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二月提纲》后 接着就是彭真的倒台“五·一六”的通知 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林彪的冒起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等一系列运动的展开。这样迅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陆，使人胆颤心寒。特别是红卫兵到处串联，横行霸道，惹是生非的恶劣作

风更使人见而生畏。

起初，部队宣布不准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我校规定学员不准上街去看大字报，理由是避免红卫兵缠着你来辩论，而惹祸上身。但我们这些学员，对校方的决定，私下当耳边风。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们总是趁着星期天进桂林市购物之机，换上便服，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地混入人群中看大字报。一面看，一面害怕，因为满街都是从北京或外地来的红卫兵，他们身上穿着军服，脚穿皮靴，手持皮鞭，凶神恶煞地随街吆喝，专找人同他们辩论问题。有一次，一个红卫兵从背后把我膊头一拉，问我是否赞成大字报的观点 要我同他辩论 把我吓得手足无措。若然同他辩论 正是“秀才遇着兵 有理说不清”可能遭到他们的围攻与毒打 更重要的是违反军纪，回去后要受处分。好在当时自己情急生智，马上从书包中取出军帽，证明自己是军人，不能评论大字报的观点。当时正值“拥军爱民”活动 他见我是军人 才客气地把手松开。此后 我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去看大字报了。星期天有空余时间，转去游览桂林的名胜古迹。但是，这桂林的名胜古迹，大部分已被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 砸个稀巴烂 实在使人心痛 但有谁敢说个“不”字呢，除非你自己嫌命长。

不久，上级有命令下达，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可到各地去串联造反。于是步校马上选择了些学员上北京，等候领袖的接见。正当上京的学员高唱着“千万颗红心激烈地在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的时候，我连的另一部分人却静静地分批地出国去进行“援越抗美”了。

8月初，我连队有二十余人被派到工程兵部队去。这支工程兵入越后 换上蓝衣服 化装成民工 帮助越南开山、筑路、架桥 保

证交通运输的顺利进行。

8月中，东北沈阳军区空军高炮第一师，又来要了我连的二三十名学员，我就是在这次离开桂林的。这支部队入越后，换上越南陆军军装，改番号为三十一支队，替越南守卫整个谅山省，成为美国空中强盗的克星。

7 丝瓜——师瓜

甲山步校学生的生活是严肃而紧张的。每天清早，只限 15 分钟时间 就得打好背包 梳洗完毕 等候集合操练。吃完早餐后 就开始上课，学习政治和越语。下午多数是参加劳动。劳动都是干重活 体力消耗是很大的 按理在伙食方面 应该有好的安排 改善伙食，增进学员的体质，可是伙食搞得出奇的差。我们的伙食标准 是每人每月 15 元。照当时的水平，应该是吃得较丰富的。可是食堂的饭菜 每天不是贡菜（通心菜）就是南瓜，有时还夹以豆腐、南乳 久而久之，才有一餐鱼肉。学员对这样的伙食 无不发出怨言。有人故意将腐乳、南乳 称为“无骨烧鹅”以示抗议。伙食搞得这样差，与连队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指导员满口马列主义，只顾搞什么突出政治、弄虚作假的那一套。他们对食堂搞得差，学员有意见是知道的，因而平日很少敢到食堂去征求学员对伙食的意见。但是，一到加菜之日，领导们就倾巢而出，拿着意见簿，笑盈盈地走进食堂问寒问暖，请求学员提意见。大家对这种虚伪的作法更是不满。有的学员沉不住气说：“要想我们提意见，最好

不要在加菜时来。”有些学员说：“等到吃‘无骨烧鹅’时再来吧！我最憎的那位教师兼指导员，他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那天，适逢他携了意见簿到我桌前，我有心暗骂他，就提出以下的意见：

“领导作风顶呱呱 笑问‘鱼肉差不差？’
‘无骨烧鹅’已食够 只盼早日见丝瓜。”

几位广东仔见了“丝瓜”二字 知道我在骂人 就大笑起来说，对对 我们希望早日见到“丝瓜”。乎瓜者 广州话表示死之意 因而把“毛瓜”改称“节瓜”以避影射领袖之嫌。“丝”者“师”之谐音也。但这位连干部是北方人 他不懂得“丝瓜”是“师瓜”之意 是在骂他，不停地点头说意见提得好，我尽量创造条件，使大家早日见到“丝瓜”。听了这句话 学员们更是捧腹大笑 有的笑到口中的饭菜也喷出来。

我的戏语不幸成真 这位指导员在“文革”中真的在创造条件，竟把别人的老婆“串联”到广州 东窗事发 变成真正的“师瓜”实属憾事。

8 开赴宁明空一师总部

在桂林步校的三个越语连中，我们这个来自各阶层的连队，似乎是个先锋连 来得最迟 走得最快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先后有几批人员秘密离开了。8月中 几位穿着青衣蓝裤的空军干部 把我连中的三四十人挑选去了。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身材特别高大，脸

部木无表情的干部，在课室里同我们见面，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话语言洗炼、动听，逻辑性强。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有真材实料的干部。的确，后来和他结了解之缘。在他的领导下，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他就是群众科的冯清玉科长。他这次到桂林，是代表沈阳军区空军第一高炮师来领我们到该部队服役的。

桂林的 8 月，还是盛热，然而我们一行的心情，比盛暑的气候还热，大家都以能争先出国为荣。我们一行高高兴兴地告别了桂林师友后，就坐火车向南进发。此行何去？部队驻地何处？全然不知，只知火车朝着越南方向前进。傍晚，火车到达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市，我们住进第七军招待所。

南宁是个南方的大都市，满街红花绿叶的火凤凰树，更把它点缀得美丽动人。而且市民是讲广州话的，比讲北调官话的桂林更觉亲切。行李刚放下，我就约同三五知己，去观看南宁市的丰姿。

过了两天，我们又乘火车继续向南进发。越往南走，太阳似乎越来越亮，气温似乎越来越高，渐渐地景物有些异样，出现更多南洋特色的竹林与蕉树了，我心里明白，可能离越南边境不远矣。最后，我们在靠近国境数十公里的宁明镇下车了。

从迹象看来 以往的宁明镇 是优美恬静的 今天却沙尘滚滚，热气腾腾，整个市镇似乎被汽车扬起的黄沙所污染。因为数万大军汇集在这里，候命出发开赴越南战场。空一师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空一师是个加强师，是四四编制，即每师有四个团，每个团有四个营……还加插一个上海探照灯营。因此，需要“盲公竹”——越语翻译是较多的。我和另外六七位同事，有幸被留在师总部工作 其余的都被分配到各团、营、连和野战医院等部门去工作。

至此，我们这些特殊人物，从福州军区转到广州军区，现在又转到沈阳军区，才算有个着落。

在出征前夕，各单位似乎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每天，运输军车不停地向越南前线运送物资。但我们这些翻译，除了政治学习和立下生死状——表决心外，似乎没有事做了。天天不是逛街，就是到左江去游泳。那时，“文革”烈火越燃越烈，到处跳忠字舞，写毛主席语录，我也跟风把科里布置得红彤彤。想不到因此而惹上麻烦。师部发现我除了能写“鬼”字外，还能写毛笔大字，因此要我在营地周围的墙上写上语录和大标语，以示革命化。从此我天天“爬墙日当午，汗滴墙下土。谁知墙上字，笔笔皆辛苦。”不但如此，后来到国外，竟发展到要我兼做花圈的“殡仪司司长”来，实在气人。

9 告别友谊关

在宁明住了大约两星期，我们和大伙一样，换上全套草青色的越南军装，带上水松木做的通帽，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越南军人，实在有点好笑。只是我们没有佩带越式军衔，不然的话，满口越语的我们，就成了百分之百的越南人了，就是越南人，也分辩不出我们是真是假。

1966年9月初，我们化整为零地正式开赴北越执行任务了。

一天下午，我和另一位翻译邓志舜打头阵，坐着一辆运货的解放牌军车，朝着凭祥方向出发了。邓志舜家在西贡，回国后在福建体育学院当举重运动员，为人谦虚，沉默寡言。但那天，他显得很

兴奋，不停地和我说笑，大家都觉得能作为开路先锋而自豪。宁明离凭祥市只有三四十公里，但汽车在新开辟的公路上颠簸，缓慢前进，足足走了两个多钟头，到达凭祥市时，已是晚饭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简单的招待所里休息，当晚就睡在一间像货车篷顶盖的半圆的小屋里。

第二天下午，一位干事带领着我们登上一辆苏制两吨半的“嘎司”中型邮政车，出了凭祥向南驶去。走了大约十几公里，就到了中国八大名关之一的“镇南关”现改为“友谊关”。这意味着我们已到达边境，即将进入越南国了。我不期然举头仰望雄伟的友谊关，心中有点激动，默默地在心中发出誓言：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对我的期望。再见吧，友谊关！他日凯旋归来，再仰望你的雄姿！

出了友谊关，就是直通河内——西贡——金边的一号国家公路。友谊关对面 50 米的路旁，有一棵松树，这就是中越分界的标志。过了松树约 100 米，有一间小屋，就是越方边境的关卡。邮政车在关卡前停下，报了人数，就继续向前驶进。

进入越南，第一件觉得新鲜而亲切的事，就是看到越南人使用的法国式自行车。它和国内使用的英国式自行车不同，看上去漂亮、潇洒。我在高棉，就是使用这种自行车的，阔别 6 年，今日重见，真有点触景伤情。心想，如果我能沿着这一号公路真向南驶回高棉，去探望我那年迈的母亲，该有多好啊！

第二件事，是看到越南人民对我们的友好态度。沿路的越南人，不论是过路的、种地的、修路的，不论是男女老幼，一见到中国军队经过，就挥手致意。

汽车沿着新铺设的、乌黑发光的柏油路前进，到了谅山市附近就进入山区了。路上，司机接了两个乘顺风车的越南孩子上车。

第一次听到小孩们说北方话就觉得新鲜，也就是一开始就发觉南北方语言的区别，孩子竟把车上的大木箱说成是棺材。汽车越过谅山市大约 15 公里后，在 34 公里的路程碑处，向右转入山沟的小泥路，再往前走五六公里，进入深山密林中才停下来。干部对我们说：到了，这就是我们三十一支队政治部所在地，你们今晚先住在招待所，明天才带你们去会见有关人员。啊！这静静的深山野岭，难道就是我们脑海里想像的轰轰烈烈的越南抗美战场吗？我真有点不相信。

10 入越第一夜

人们常说，当你第一次做某事时，印象总是较深刻而经久不忘的。这话一点不错，我那入越第一夜的情景，在脑海中永不磨灭。

沈阳军区空军高炮第一师，入越后改番为第三十一支队。支队政治部设在离友谊关只有 34 公里处的深山密林中，我们到达那里时已是“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的时分。

我和邓志舜两人的这支翻译先头部队进驻招待所后，就马上出来走走，了解地形。只见四周一片山青水秀，郁郁葱葱，静寂异常。附近的山脚下，散布着几间茅屋，这些茅屋几乎为丛林所淹没。呵！难道这人烟稀少的深山密林，就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战场吗？我正在不解的时候，有位干部带我们去吃晚饭了。

在吃饭时，那位干部才告诉我，政治部分开两处居住与办公。这里只有文化科、群众科和卫生所，其余的机关驻在离这里约 1 公

里的地方,政委等头头都在那边。说罢,他指着刚才我看到的散布在山脚的几间茅屋说,这就是部队办公地点,别看轻这些表面与民居无异的简陋竹棚,它却是整个谅山省的中国部队的总指挥,是“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之地。

吃了晚饭,已是夜幕低垂,四面一片静寂,我俩只好回招待所睡觉。

所谓招待所,实际上是搭在山边的简陋竹棚,床板是用竹条编成,显得破旧,可能很久没人住过了。这夜,只有我们两人“光顾”。唯一的伴侣是床边的一盏小煤油灯,四周一片漆黑,使人有点心寒。更使我害怕的,是床头紧贴着山边的岩石,只用简陋的茅草一隔,就当一堵墙。而越南谅山省的山,像广西那样,都是石灰岩形成,很多石洞的,是蛇虫鼠蚁最好的藏身之地。我生平似乎什么都不怕,单怕毒蛇,因为我亲眼见过它的厉害。我的一位堂兄,因伸手入洞捉找蟋蟀,而被饭铲头(眼镜蛇)咬了一口,好在医得及时,才不致丧命。但好后,几只手指弯曲成残废,可见毒蛇之厉害。有个自称是蛇王的人,结果也被金脚带咬死了。而柬、越是最多毒蛇的,什么金脚带、银脚带、饭铲头、竹叶青等,随处可见。

我这次出国抗美援朝,是出于自愿的。我早已作好准备,就是战死在沙场亦绝不后悔,为正义而战,死亦光荣。但若是一出国门,就不明不白地被毒蛇咬死,那是不值得的。所以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想。一听到外面沙沙的响音,就胆颤心惊。这一夜,我根本没有合过眼。

入越第一夜,已是这样难熬,今后的漫长几月,怎样才能渡过去呢,实在使人心寒!好在第二天,科长率领全班人马已到齐,进驻不靠山边的宿舍,我的心才踏实下来。